



讀鑑釋義卷十九

在籍通政使劉通政使臣張鵬展撰

武宗下

正德十一年秋八月楊一清罷時義子錢寧用事一清以災異陳時政譏切近倖寧與江彬等惡之使優人于帝前為蜚語一清力請骸骨歸

臣按帝于一清因進言而擢政府纔及期而罷之何去之速也夫帝未嘗不知一清之忠讜也暱于所愛忍不能舍耳蓋寧以倖進彬又因寧以獲倖希權固能各騁其能狎暱已久一清前已譏刺之至是又有狂夫惑聖聽匹夫構國是之言直指寧彬帝即不能用未嘗以其言為非也迨寧造蜚語中之帝不聽寧又嗾武學生朱

讀鑑釋義

卷十九

武宗

一

大周許之科道交章辨証請誅大周帝又未嘗不知大周之妄也第以護寧者護大周而一清不安其位矣何銳于用一清而不能安一清也蓋以為國政屬之大臣游恩資夫羣小但使讒間不行亦可安大臣之心豈知其不能兩立也哉詩曰舊兮蔚兮南山朝濟言小人氣餒之盛也曰婉兮變兮季女斯飢言君子之守困也小人氣餒盛則君子必困其機如此

以玉守仁為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

臣按此帝之能任人以撥亂也錢寧江彬日以四鎮兵

馳逐禁中以耀武無時不欲張威海內也而軍國重事帝不遣之行守仁忤瑾謫官瑾謀屠歷卿職至是橫水

淵頭諸賊盤結爲奸陳金俞諫先後致討無功帝有是命不一年而海嶠肅清國脉以莫詩曰共武之服以定王國國家用一人而社稷以安不待宸濠之禽始見共武之效也

十二年秋八月江彬欲攘權數導帝遠遊使諸倖臣不得近因言宣府樂工多美婦人且可觀邊蠻何鬱鬱居大內爲廷臣所制帝然之至是急裝微服出德勝門幸昌平大學士梁儲將冕毛紀追及于沙河請回蹕不聽至居庸關巡按御史張欽閉關不奉詔乃還越數日復夜出先令太監谷大用代欽止廷臣追諫者因度關幸宣府

臣按春秋傳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所謂君

讀鑑釋義

卷十九

武宗

二

令臣共千古之大經也乃不得已有時行權以守經如欽者尙爲權而不失其正焉奸佞怙寵引萬乘之尊蹈危亡之地閉關不奉詔非得已也觀其語中官曰關不開違天子命當死關開車駕出天下事不可知亦當死二者寧坐不開關而死可以悲其志矣昔漢文帝至周亞夫軍營先驅至不得入上至又不得入帝稱爲真將軍夫亞夫嚴軍令于暇豫之時欽嚴管鑰以爲納諫之地居庸重于細柳也文帝大度之主也諫已尊以伸人臣之節固不可及帝銳意荒遊一旦阻于關吏遂巡以退未嘗觸怒而遽加罪譴所謂足用爲善者此也

十四年春二月帝自加太師勅諭南巡諭禮部太師鎮國

公朱壽將巡兩畿山東祀神祈福其具儀以聞又諭工部
今南行宜亟修黃馬快船閣臣及科道皆切諫不報兵部
郎中黃鞏等疏言陛下卽位以來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
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蓋蕩然無餘矣亂本已生禍
變將起因陳六事一崇聖學二通言路三正名號四戒遊
幸五去小人六建儲貳修撰舒芬等亦言陛下兩巡西北
四民告病哀號聲徹天今聞南巡民多逃竄非古巡狩之
舉而幾于秦皇漢武之遊宜監博浪柏人之禍郎中張衍
端等百餘人相繼抗疏諫帝怒甚執六人下鎮撫司掠治
餘一百七人跪闕前五日旋杖之死者十一人車駕不復
出彬等亦知朝廷有人稍畏憚之

讀鑑釋義

卷十九

武宗

三

臣按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
恒亡斯時南顧初平敵國外患雖無顯跡然宸濠陰結
近幸已非一日兼之德惠南巡未必非受宸濠之指也
舒芬等言宗藩蓄劉濤之釁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
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奕棋之語黃鞏等相
繼上疏百餘人危言聳聽雖顯觸帝怒自蹈于危而帝
不至冒險逃去亦拂士之效也明代養士百餘年于此
可以見養士之效

夏六月宸濠舉兵反初宸濠因帝遊幸不時人情危懼遂
日夕覬覦與致仕都御史李士實舉人劉養正等圖不軌
巡撫江西副都御史孫燧上其事中道爲所邀不得達燧

念左右悉宸濠耳目陰察按察司副使許逵忠勇可屬大
事與之謀乃託禦他盜預爲備宸濠矚燧圖已使人賄近
倖欲去燧逵勸燧先發後聞燧曰奈何予賊以名且需之
會江西大水宸濠素所蓄賊出沒鄱陽湖燧與逵謀捕之
匿宸濠祖墓間燧于是密疏白其狀具言宸濠必反章七
上皆爲所邀阻然宸濠反狀雖著猶以帝無儲貳莫其子
入嗣可得大統又不受悖逆名故蓄謀不發重賂錢寧求
取中旨召其子司香太廟會朝廷遣官戒諭又逐其旗校
遂決計反會宸濠生日宴燧及逵等明日燧等人謝合閉
門甲士露刃環之詭言太后有喜旨燧曰果有旨巡撫大
臣當與聞請出觀之宸濠怒叱甲士縛燧逵奮身起罵并

讀鑑釋義

卷十九

武宗

四

縛逵斬之布政使梁辰胡濂按察使楊璋等皆降賊賊遣
人分詣諸郡邑奪印起兵遂陷南康九江進圍安慶時守
仁方奉命勘事福建至豐城聞變遂還與吉安知府伍文
定謀集諸路兵擣賊巢傳檄遠近暴宸濠罪諸路勤王兵
旣集守仁曰賊精銳悉出守備皆空直搗南昌使彼解圍
自救然後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衆稱善文定倍道進夜
半破廣順門禽宜春王拱樞宸濠聞敗急還官軍擊走之
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又卽岸爲營文定先遣五百人募
舟四十艘實藥灌油與對江而軍別遣兵自下流潛渡繞
伏賊後黎明發舟乘風縱火頃刻達賊營宸濠舟膠淺舳
舳聯絡不得發登岸伏兵夾擊賊大敗挾宮女四人遁萬

安知縣王冕追執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等數百人

臣按宸濠萌不臣心燧不聽先發制人之言以致反章

七上皆爲所阻卒與達同罹惠民門之禍守仁受命至

閩聞變不待得旨卽集兵擊賊遂定倉卒之亂人皆議

燧之暗于料事守仁之明以決機矣然燧處濠反狀未

顯之前守仁當濠反局已成之後其境不同宸濠怙勢

潛通朋賊燧若先發讒言者轉得坐以生事激變開釁

骨肉之各身罹罪戾而國事未必有濟迨後守仁業已

成功姪功者尙誣以守仁必反之言况處燧時欲先發

能無後患哉君子不爲身慮不得不爲國家大事慮易

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蓋良之象爲靜有時而動

續鑑經義

卷十九

武宗

五

須不失其時乃有光明之義處事變者光明不可失也

時之義大矣哉

秋八月帝自將擊宸濠初宸濠反狀聞帝欲親征楊廷和

等諫不聽以安邊伯許泰爲威武副將軍領先鋒趨南京

太監張忠左都督劉暉趨江西令王守仁兼領巡撫事至

是守仁平賊之奏已至仍決意南征江彬等嫉守仁功令

縱宸濠于鄱陽湖俟上親征奏執守仁不可聞道趨玉山

上書請獻俘止帝南征不許會張永至杭州守仁乃以宸

濠付之身還南昌張忠許泰恨失宸濠故縱京軍犯守仁

或呼名嫚罵守仁撫之愈厚忠泰言守府當厚甲天下今

所善安在守仁曰盡以輸京師要人的內應耳今有藉可

按也忠泰故嘗納宸濠賂氣懾不敢言會曰長至守仁命
居民巷祭且上塚哭時新喪亂悲聲震野京軍離家久皆
泣下思歸忠泰不得已遂班師諂守仁必反帝召守仁立
馳至忠泰沮遏之不令人見乃入九華山宴坐草廬帝覘
知之曰王守仁道學人也何謂反乎遣還鎮令更上捷奏
守仁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畧討平寇亂且盡入諸
嬖幸名彬等乃無言

臣按禮曰天子有善讓德于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捷
書稱奉威武大將軍方畧乃臣子之常分惟入諸嬖幸
名後人議之然亦未權其得失輕重之數也夫彬等欲
縱宸濠于鄱陽湖縱之未知何意也聽其言縱之是玩

續鑑釋義

卷十九

武宗

六

寇也玩寇不可也捷書入其名不過已不居功不居功
撝謙之義也亦保身之哲也觀後小人爭功尙陷之以
必反之言微帝知爲道學人料其不反守仁且不免則
此日入嬖幸名亦陰以濟之道也至帝之英明知人善
任所以能夷大難易大有六五曰厥孚交如威如吉謂
六五以柔而處尊位虛已以應九二之賢有孚信交如
之象惟君道貴剛過柔則廢當以威如濟之則吉帝無
威如之吉尙不失交如之孚者與

十六年春三月帝崩于豹房先是帝郊祀嘔血與疾歸逾
月益篤至是遂崩于豹房谷大用張永至閣以皇太后命
殯大內且議所當立楊廷和舉祖訓示之曰兄終弟及興

獻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從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當立梁儲等咸贊之乃入啟皇太后頊之中官傳遺詔及太后旨一如廷和議江彬等有罪下獄興王未至京廷和總朝政三十七日中外倚以爲安及草登極詔盡革正德中變政郵錄言事諸臣中外大悅

臣

按帝嬉遊不度事事足以取敗而能不至喪亂何也

臨御十餘年尊禮大臣未嘗疾言遽色初年劉瑾擅權閣臣間有闕黨瑾敗後媚瑾進者皆遠斥後所任相多謹飭自守巡撫亦得人朝野安恬有由然也唐敬宗嬉戲無節狎暱羣小爲擊毬手搏之樂一時奸倖盈朝勢已岌岌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有緋

續編釋義

卷十九

武宗

七

衣小兒之論以爲度宅居乾象各應圖識恐其不利敬宗待度益加以司空兼平章而社稷以安帝不斥一清廷和梁儲等之忤已而任之益專信守仁不反而讒間不行內外得人亂之所由弭也孔子言衛靈公無道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則用人之有庇于國其效可觀也

夏四月迎興王厚熜至京師入卽位詔議崇奉興獻王典禮時禮部尙書毛澄請于楊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足爲遮澄乃會羣臣上議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太子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其王師丹以爲得禮今陛下入繼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子厚熜至後興國其

稱號宜如宋英宗濮安懿王故事稱孝宗曰皇考興獻王曰皇叔父興獻王妃曰皇叔母議上帝大愾曰父母若是互易耶其再議廷和偕蔣冕毛紀奏言前代人繼之君追崇所生者皆不合典禮惟宋儒程頤濮議最得義理之正採而行之可爲萬世法帝益不悅令博考典禮務求至當廷和冕紀復上言舜不追崇瞽瞍漢世祖不追崇南頓君惟陛下取法二君溘亦會廷臣再三執奏俱留中于是觀政進士張聰疏言漢哀帝宋英宗皆預養宮中立爲皇嗣其爲人後之義甚明今陛下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爲孝宗後也且迎養聖母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子可以臣母乎長子不得爲人後興獻王子惟陛下一人利

續鑑釋義

卷十九

武宗

八

天下而爲人後將毋自絕其父母乎今宜別立聖考廟于京師以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帝方扼廷議得聰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遂手詔楊廷和蔣冕毛紀欲尊父爲興獻皇帝母爲興獻皇后祖母爲壽安皇太后廷和等持不可封還手詔於是給事中朱鴻湯史于光御史王濬盧璣交章劾聰帝不聽屢諭閣臣早定大禮會母妃至通州聞朝議考孝宗恚曰安得以我子爲他人子止通州不入帝聞而泣啟慈壽太后願避位歸藩羣臣惶懼毛澄乃請稱興獻王爲興獻帝王妃蔣氏爲興獻后從之并尊憲宗貴妃爲皇太后張聰知帝意嚮已久聞母妃止通州亦大喜著大禮或問以上且曰非天子不

議禮願奮獨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章下禮部見者皆目爲邪說惟兵部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附和之未幾浹外轉僉事璉出爲南京刑部主事韜自知爲衆論所訾引疾歸不數日帝手勅加璉獻帝后以皇號廷和等上言漢宣帝繼孝昭後追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今與獻加稱帝后較之前代已極尊崇若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願罷歸尙書喬宇亦言正統大義惟賴皇字以明若加于本生之親則正統混而無別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帝曰慈壽皇太后懿旨朕不敢違廷和等復偕禮臣執奏編修續鑑釋義

卷十九

武宗

九

陳音給事中朱鳴陽御史陳昌等百有五人皆言稱皇非是請斥張璉邪說俱不報元年正月以清寧宮後殿災閣臣因言璉獻帝后加稱列聖神靈容有未安帝不得已乃稱孝宗曰皇考慈壽皇太后曰聖母與獻帝后止稱本生父母三年春尊興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爲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

臣按璉等之邪言固不待言實因于廷和等之誤而甚之者也璉等之邪言以其言繼統非繼嗣也然廷和等言考孝宗已誤于前矣以經考之世宗不獨不得宗興獻亦不宜宗孝宗自當以考武宗爲正蓋爲人後者爲之子兄不得爲弟後非所論于君臣之分也昏義曰天

子修男教父道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是兄弟不相爲後乃大夫以下之禮非君臣之分明矣魯僖公以閔公之兄躋于其上春秋譏爲逆祀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明以僖爲子閔爲父也公羊傳曰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是謂文以僖爲禰以閔爲祖也穀梁傳曰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是又謂文以僖爲親以閔爲祖而卽以爲昭穆也大義森然此萬古不易之則又何疑于武宗也哉當時閣臣與禮部未暇深考以爲宜者孝宗則已斬武宗之祀矣禮雜記曰大夫無子則爲之置後况以天子而不爲置後乎喪服小記曰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凡殤無立後謂

續鑑釋義

卷十九

武宗

十

大宗而殤則爲之立後武宗壽登三十臨極十有六年且不得比于大宗之殤爲臣子之心安乎此廷和諸臣之誤于前也若璵等之言不禰孝宗而禰翼獻又欲斬孝宗之祀忍心害理甚矣其所以害理者以繼統非爲後之言心目中無孝宗忍于斬孝宗之祀故也當時諸臣不能直揭其不臣之心第以邪說目之卒無以挽世宗之心者以此然諸臣所以不能揭其不臣之心亦以廷和等所議已斬武宗之祀與璵等斬孝宗之祀無以異也是以隱約廻護其意不能以直伸迨後諸臣伏哭左順門究亦無濟實以廷和等之誤于前也若璵等所言與獻無後不宜爲孝宗後尤屬非是禮固有君親于

身不敢私服蓋君重於親爲君服且不得爲親服况爲君後豈得爲親後乎且不言于未入繼統之先而言于已入繼統之後承武宗遺詔及太后懿旨始得迎嗣大統旣得大統而曰非爲人後是何心也璉等陷帝不義無足怪廷和等亦有責焉

世宗上

嘉靖元年春二月甘州軍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甘肅總兵李隆與銘不相能會支月糧噉部卒請增值銘不許遂圍公廨毆殺銘焚其屍五衛軍大亂詔擢陳九疇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未至巡按御史喻茂堅按驗銘事以聞乃誅隆及亂卒首事者九疇抵鎮以甘肅軍政廢弛疏言額軍七萬餘存者不及半且多老弱請令召募從之

臣按春秋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歷代覆轍詎不以官邪哉元之末造遭大員于各鎮閱兵閱者至數日問兵數俱未答惟盛厨傳時供億屢問始于懷中出一帖

讀鑑釋義

卷二十

世宗上

一

曰兵在是矣合廚役門丁尙不及百人問兵何往答曰每年軍餉除送京作規費外本鎮亦支用闕者曾受各鎮金箱不敢發惟以已聞奏報追海內擾動如入無人之境此元所以亡也明初京師及九邊俱宿重兵日久廢弛勢家占役營軍多以空名支餉嘉靖時王邦端上言洪武初京師勁旅不下七八十萬成化改十二團營正德又變爲二宮廳浸不如前然原額軍尙三十萬有奇至嘉靖時京營不過五六萬戶部支餉則有兵部調遣則無此京營之廢弛也甘州一鎮軍七萬餘存不及半則原額已虧三四萬以三四萬兵之餉每年不下數十萬金上下相蒙內外相飾有一切實稽覈者必欲置

之死其弊尙可言哉非茂堅與九疇發其奸以懲戒之則幾成元季之覆轍矣然誅隆及亂軍數人漏網者固不少第亦少戢也哉

二年閏四月帝始修醮于宮中太監崔文誘帝建醮宮中日夜不絕給事中劉最劾文左道糜帑帝怒謫廣德州判文憾不已搤最他事戍之極邊其後帝益修齋醮命夏言充監禮使湛若水顧鼎臣充導引官鼎臣進步虛詞七章帝嘉之自此詞臣多以青詞干進矣

臣按成化間詞臣以不肯作燈詞受譴至是詞臣以青詞干進翰林隆替于此可見帝以沖齡踐祚惑于神仙祈禱之術甚至道號自稱屏居攝養幾于漢武梁武之

讀鑑釋義

卷二十

世宗上

二

所爲乃導之者爲宦豎成之者在詞臣希旨梯榮以此遂成風俗書曰無作奇技淫巧以蕩上心步虛詞亦淫巧之技也夫

三年秋七月詔稱獻皇帝爲皇考初張璉桂萼同爲南京至事兩人日夜竊詆朝議萼上言陛下入繼大統非爲人後當考與獻帝母興國太后并錄侍郎席書員外郎方獻夫疏草以聞下廷臣集議禮臣汪俊請加皇字以備徽稱璉復上言今日之禮不在皇與不皇而在考與不考萼言陛下承祖宗大統執政乃無故任己私爲不道使陛下終身爲無父人逆倫悖義若此猶可與斯議哉疏入帝大喜立召兩人會獻帝已改稱本生皇考詔止勿來兩人意大

沮喪乃復合疏請與禮部面質且云本生對所後而言若不亟去此二字則雖稱皇考實與皇叔無異疏入帝復召二人比至都衆洶洶欲傲先朝馬順故事斃之于廷萼懼不敢出璉越數日始朝恐有伺者出東華門走匿武定侯郭勛家勛大喜約爲內助時給事中張紳等連章劾璉萼及方獻夫席書諸人章下所司紳彙送刑部尙書趙鑿卽列璉等罪狀上請私相語曰倘得俞旨便撲殺之帝廉知之特命璉萼爲學士獻夫爲侍講學士切責紳鑿學士豐熙修撰舒芬楊慎張衍慶編修王思等皆不願與璉萼同列乞罷歸帝怒俱奪俸時廷臣多主楊廷和議力攻璉萼獻夫之非疏皆留中少卿徐文華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

讀鑑釋義

卷二十

世宗上

三

稱孝宗爲伯考矣吏部侍郎何孟春曰憲宗朝議慈懿太后葬禮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此我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遂會羣僚跪伏左順門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命中官諭之退不聽帝怒執豐熙張紳及御史余翺郎中俞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大理寺正母德純八人下獄楊慎等乃撼門大哭衆皆哭聲震闕廷帝震怒盡逮何孟春等二百二十人爲首者成邊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予杖杖死編修王相等十有八人自是衣冠喪氣璉等勢益張孝宗遂改稱伯考

臣按易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夫天澤之

義大矣帝知崇所生而于孝宗武宗則盡失臣子之義
是有父子而無君臣也且已入繼大統卽爲所後并父
子之義而失之天位竟同掩取何以辨上下而定民志
哉自古謬亂之端皆自逢君者成之璵璠罪不容誅矣
倘稍有人心聞諸臣呼孝宗皇帝之言應難爲情孔子
所謂鄙夫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此也諸臣聚眾伏哭
非事君無將之義第以聽懷故主一激至此不覺已甚
然視夫苟于自爲者異矣

八月大同軍亂殺巡撫都御史張文錦初文錦以大同無
險可恃乃度地築五堡叅將賈鑑督役嚴堡成議徙卒戍
之眾憚行鑑趣之急遂爲亂殺鑑及文錦裂其屍出故總

讀鑑釋義

卷二十

世宗上

四

兵朱振於獄脅爲帥事聞以蔡天祐爲僉都御史往撫之
眾稍戢至冬金獻民抗雄出師甘肅道大同叛卒疑見討
復亂命侍郎胡瓚都督魯綱統京軍三千往討版卒洶洶
拒守殺知縣王文昌圍代王府及總兵桂勇第王微服夜
奔宣府勇被執天祐及朱振馳救乃得免帝召勇還卽以
朱振代之明年春天祐縛斬三十餘人衆始定

臣按諸葛亮曰法立然後知恩蓋撫衆固在施恩然法
不行于強禦則枉法適以示怯賈亂之道也文錦以邊
政廢弛築堡遣戍本欲以固邊乃驕卒竟敢倡亂殺巡
撫而脅朱振爲帥橫恣已極蓋以甘州之變懲之太輕
也至是事聞于朝乃一再命撫之旋命朱振代勇惟賊

所欲政體實乖釀其亂源嗣是大同總兵李瑾爲役卒
殺撫順廣寧縛指揮囚巡撫接踵而見惟此階之也孟
子曰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賊民興不可不慎其源也

五年春二月吏部尙書廖紀言邇者守令遷轉太頻政多
苟且宜遵舊制俟九年考滿有政績者乃遷從之

臣按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唐虞以九年遷
官也司馬光曰居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以易去如
此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建不可得也胡寅曰任官莫
善于久居不徙莫不善于轉易無方廖紀所言蓋本此
意明初內外官皆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始行
黜陟法有虞之制而吏治頗振然亦太祖成祖仁宣數

讀鑑釋義

卷二十

世宗上

五

帝考覈嚴明所致迨後吏治墜窳而遷調乃繁殆杜預
所謂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者與然非得其
人卽責以久任闡葺者取容勤能者無由自奮亦非所
以勵羣材也故欲法唐虞之久任須先法唐虞之允釐
允釐之本曰知人則哲而已能知人則委任明而考課
亦核實

六年春二月費宏石琿罷召謝遷復入閣初璫萼由郎署
入翰林望爲經筵講官宏每示裁抑璫萼大恨數毀宏于
帝及璫居兵部宏欲用新宰伯譚綸璫奮武營璫遂劾宏
劫制府部宏連疏乞休帝雖慰留然終不以譴璫萼于是
奸人王邦奇承璫萼指上書訐故大學士楊廷和並誣宏

及珪爲奸黨兩人求去益力許之費宏舉遷自代楊一清欲阻張璉亦力舉遷帝遣行人齎手勅卽家起之命撫按官敦促上道遷不得已拜命比至璉已入閣遷遂力求去

臣拔易之泰曰小往大來吉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

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

無邦也帝是時老成宿望去殆盡矣大學士楊廷和以

議禮不合去禮部尙書汪俊以營奉先殿迎祀獻皇帝

疏爭不納去大學士蔣冕以諫孝廟武廟皆當稱嗣皇

帝稱臣稱名不合去吏部尙書喬宇屢爭大禮且言聰

萼爲大學士恩澤內降不爲清議所齒帝怒切責乞休

讀鑑釋義

卷二十

世宗上

六

去大學士毛紀以請宥伏闕諸臣罪不合去至是費宏

石珪同時去乃召謝遷入閣而遷辭召羅欽順爲吏部

尙書而欽順辭蓋小人道長則君子道消其勢然也端

重大臣無一存者口與聰萼鍛鍊大獄帝居位四十餘

年初則聰萼繼則嚴嵩國脉彫殘邦家殄瘁實肇于此

推其由皆以一念自用小人因得以乘之帝欲厚所生

初猶敬禮大臣未遽顯違公議自張璉有非天子不議

禮之言遂果于自爲順意者留之拂意者去之剛愎殘

薄小人藉以固其寵利帝冒不韙之名利口爲害不已

亟哉

三月以翟鑾爲吏部侍郎入內閣預機務初帝意欲相張

璵命廷臣舉素有才望者再推而璵不與會中官多譽璵遂用之楊一清以變望輕請用羅欽順吳一鵬不聽

臣按宋仁宗問相于王素素曰惟宦官宮妾不識姓名者乃可充選仁宗憮然有間曰惟富弼耳素下拜曰陛下得人矣遂相之士大夫皆舉笏相慶帝以中官所譽者排廷議相之是反其道而行之矣夫以交結中官者相之則植黨營私何所不至詩曰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者慎其相若不者慎其相民人何以瞻哉

夏五月王守仁撫降田州蠻初廣西岑氏自洪武以來世爲土知府宏治六年田州指揮岑猛兒貌殺父自立思恩土官岑濬襲被之及濬誅改思恩爲流官正德初猛賂劉

續鑑釋義

卷二十

世宗上

七

璵以同知攝府事後從征江西流賊有功覲復祖職不能得頗怨望又自恃兵力數侵奪鄰境巡撫都御史盛應期上猛反狀請討會應期以他事去詔姚鏞往代斬猛于邦彥歸順土知州殺猛以其首獻遂改田州爲流官田州旣設流官州人皆不樂岑猛黨盧蘇王受糾衆爲亂陷州城詔起守仁兵部尙書督兩廣軍討之守仁疏言田州地鄰交趾猶獯出沒宜仍設土官俾爲屏蔽遂與巡按御史石金定計招撫散遣諸軍祇留永順保靖土兵二千解甲休息璵受初求撫不得至是大喜乞降守仁數二人罪杖而遣之隨入營撫定其衆因上言岑氏世効邊功宜存其祀請割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爲吏目署州事

設巡檢司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于流官報可

臣按田州之役議者有謂盛應期姚鎮改流之非者有謂王守仁復五土官之誤者各主一見大抵皆以利害言之耳夫天子以天下爲家土官流官俱代天子牧民無以異也土官能撫字其民民愛戴之則不宜改改之必有後患况土官亦隸版圖何必取羈縻之地盡行改流始爲內屬乎若土官不能撫字其民民皆解體天子何忍以一方之民聽土官荼毒而不之拯亦非四海同仁之意也則改土歸流亦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之意誰復助之爲亂况交趾自秦漢迄唐皆郡縣內地未聞難治既棄交趾又置土官以爲屏蔽縱犯順者爲世守未

續鑑釋義

卷二十一

世宗上

八

見其善也春秋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今乃欲守在土巡檢亦守仁一時權宜之說耳未足爲定論

秋八月醇縣人李福達以從逆戍山丹衛逃歸更名曰張寅輸粟得太原衛指揮用黃白術出入郭勛家爲仇家所發御史馬錄按山西窮治之郭勛爲遺書屬免錄不從且劾郭勛鹿奸亂法于是科道交章劾勛助疏言臣以議禮觸衆怒帝信之令移福達獄付法司會羣臣廷訊無異詞帝怒下刑部尙書顏頤壽都御史聶賢大理卿湯沐等于獄命桂萼張璠方獻夫分署三法司事遂釋福達逮馬錄付璠萼酷訊坐挾私故入論重辟獻夫力爭得減死示

戊邊瘴地給事中劉琦御史常泰等四十餘人以劾郭勛
故逮下詔獄死筆楚者十餘人餘皆削籍戍邊

臣按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以奸逆而脫
其罪以忠節而陷于辜祇以郭勛議禮觸衆怒之言遂
付聰等羅織文致倒行逆施何出之悖也夫帝之忌
議禮諸臣以爲孝于所生也禮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
其時非孝也真德秀言仁孝同源仁者必孝孝者必仁
伐木殺獸不以時是無仁心也安有不仁而能孝者由
此推之馬錄等數十人之獄視一木一獸何如以此求
孝不亦舛乎

七年正月遠前御史陳九疇初正德中土魯番謀取肅州

讀鑑釋義

卷二十

世宗上

九

遣所親信者充貢使人關爲內應九疇時爲副使訶知之
捶殺其使者和卓繼哲爾械舍音和珊送京師番人知事
洩飲兵去肅州得安帝卽位揚廷和奏誅舍音和珊而用
九疇爲甘肅巡撫三年秋番人入寇九疇擊斬塔實鼎音
寇敗遁至是番酋伊蘭來求貢且騰蜚語謂九疇竄殺和
卓繼哲爾等故犯邊報怨桂萼以前獄未竟不得殺楊廷
和彭澤知帝方疑邊臣虛妄計可因九疇復興大獄乃脅
禮兵二部同上議曰番人上書者四輩皆委咎前吏雖詞
多矯飾亦事發有因宜嚴覈九疇等激變狀帝下手詔數
百言切責九疇遂遣官逮九疇前尙書金獻民及侍郎李
昆以下坐累者四十餘人至是九疇逮至萼必欲殺之并

株連楊廷和彭澤刑部尙書胡世寧言于朝曰世寧司刑而殺忠臣寧殺世寧乃上書爲九疇訟寃帝意稍解乃減死成極邊獻民澤等皆落職廷和得免

臣按桂萼等之必欲殺九疇也非爲九疇也爲楊廷和諸人也其欲殺廷和諸人亦非爲廷和諸人也爲自固其寵也小人希榮怙勢何所不至忍于死孝宗死武宗又何所顧畏而不忍于廷和諸人也邊事之壞更非所恤矣非世寧言之切流毒又伊于胡底詩曰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萼等之詭隨而帝縱之醜厲何以謹寇虐何以遏正之敗也固然是年史書甘露降黃河清果足爲瑞與

讀鑑釋義

卷二十一

世宗上

十

十一月土魯番寇肅州王瓊請令入貢詔許之初陳九疇在甘肅力言土魯番不可撫宜閉關絕貢專固邊防帝可之因拘繫其前後使者數十輩及九疇得罪瓊督三邊悉遣還所繫且許通貢番酋益驕又以牙木蘭內附遂引瓦剌犯肅州旣復使人求入貢請以哈密城易牙蘭諾多悖謾瓊希張璁桂萼指必欲議撫因言番人且悔宜原情赦罪以罷兵息民章下部議時胡世寧改掌兵部上言番酋變詐多端方許之朝貢而寇騎已至河西幾危此開關通貢利害較然今瓊等旣言寇薄我城堡縛我士卒聲言大舉以恐嚇天朝又言番方懼悔自相抵牾願無墜其術申弛邊備牙木蘭反正歸順不可棄瓊再疏如前請卒用

瓊言

臣按易夬九二曰惕號莫夜有戎勿恤程子曰內懷兢惕外嚴誠號故暮夜有戎亦可勿恤蓋老成謀國凡事未常常有惕號之念乃能勿恤無識者爲戎所給往往噬臍而悔無及則幾先昧也唐吐蕃尙結贊爲李晟所敗屢乞和晟力奏不可時天子厭兵張延賞富國密請解晟兵柄越兩月吐蕃劫盟渾瑊僅以身免皆如晟言人咸歎晟之慮周也陳九疇言土魯番不可撫至是胡世寧又以爲番首多詐皆李晟持重之見也瓊以萼薦總制三邊遂希指議撫摠萼以傾軋之見力反前人所爲而必遂其事甘受外侮自忘惕號之戒豈知有戎之

讀鑑釋義

卷二十

世宗上

十一

恤哉

八年八月張璪桂萼與楊一清積不相能給事中孫應奎疏論一清及璪萼優劣其同官王準陸燾復相繼劾璪萼引用私人日圖報復威權既盛黨與復多不亟去之將爲社稷慮帝感悟立罷璪萼霍翰攘臂言曰張桂行勢且及我乃疏詆一清力爲璪萼辨雪謂陸燾之劾實一清嗾之臣與璪萼俱以議禮進璪萼去臣不得獨留帝卽召璪還貶準與史燾驛丞霍翰再疏詆一清帝令法司會廷臣雜議刑部尙書許瓚請削一清籍璪故三上密疏引一清贊禮功乞寬假實以堅帝意俾速去帝果令一清致仕

臣按小人之相傾軋無非爲勢利而已勢利所在趨之

若鶩稍不如意則爭爭之不已則傾軋以起夫聰萼不
獨與一清不相能卽聰與萼亦豈相能其怙勢然也一
清得罪聰上疏以堅帝意僉巧已極及去後又因大監
張永弟容瑣事搆搬坐一清以受永賄爲容作墓志奪
職何傾軋之心至無已也夫一清素以剛正自矢負一
時重望乃因家居日久見聰大禮疏上遂寓書門生喬
宇以爲聖人不能易附聰以進旣進又欲去聰卒爲所
噬時論惜之史稱一清博學善權變夫未可與立遽行
權變無怪其躓也夫

嘉靖九年五月作四郊帝既定明倫大典益以制作禮樂爲事欲分建二郊并日月爲四會夏言請舉親蠶禮帝以古者天子親耕南郊后親蠶北郊適與分建二郊義合遂諭張璠等陳郊議夏言主分祀霍韜謂分祀說見周禮王莽僞書不足據帝怒下韜獄賜言四品服俸分建園北方北于南北郊以二至日祭建朝日夕月壇于東西郊以春秋分祭祈穀南郊則以正月上辛行之

臣按王者事天明事地察冬至報天夏至報地所以順陰陽之義也祭天子南郊祭地于北郊所以順陰陽之

續鑑釋義

卷二十一 世宗中

一

位也見于禮經自屬正典霍韜謂周禮爲王莽僞書不足據而不知合祭實始于王莽漢承秦後建五時以祭五帝是祭天有五壇也又從鄭元議夏至于方北祭崑崙之祇七月于秦折祭神州之祇祭地又有二壇也元始間王莽奏罷甘泉泰畤復長安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合祀天地于南郊是合祭始于王莽也夏言議復洪武初年分祀之禮自得古禮遺意至日月之祭祭法曰王宮祭日夜明祭月未詳其地祭義曰祭日于東祭月于西又曰日生于東月生于西陰陽長短始終相逆以致天下之和是日月以東西分祭爲宜第以日月天地分四郊是以日月等天地矣其名未愜也帝銳意更

制意非不善也然典禮之行不惟其文惟其實嘉靖九年方澤壇成帝爲親祀至十一年正月園止祈穀卽遣郭勛代矣郊壇遺代實始于此至西苑肇興尋建元極殿爲拜天之所而郊祭無復躬親矣禮樂不可以僞爲盡亦反其本乎

十二年十月下建昌侯張延齡于獄削昌國公張鶴齡爲鶴齡延齡皆昭聖皇太后弟也初與國太后入宮皇太后猶以藩妃禮遇之帝頗不悅及帝朝皇太后待之又偪會延齡爲人所告帝欲坐以謀逆族其家皇太后窘迫無所出欲爲請帝謝不見張孚敬言延齡守財虜耳何能反法可治延齡前事坐違制殺人論死及秋盡當論孚敬又上

續鑑釋義

卷二十一 世宗中

二

言皇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帝恚以危語怵孚敬孚敬仍力爭以故終昭聖太后世得長繫鶴齡以延齡故削爵謫南京指揮

臣按延齡兄弟營利自私行多不檢自非善全之道李

夢陽宏治時上二病三害六漸疏延齡坐以誚母后欲置之死茲之得罪亦滿則必覆也第鶴齡斯時無從前勢繼帝以私恨欲坐重辟雖孚敬極言得以不死長繫然帝始終未謙越兩年又下鶴齡詔獄太后衣敝襦席藁以請而不得鶴齡卒歿死獄中矣夫太后使早守先世閨範不耽外戚之封如永樂時徐后爲景昌辭爵止統時張后不令張昇與政何至有是日之恙厚之適以

薄之可爲爲外戚乞恩者鑒傳曰蘊利生孽信然帝以是報太后偃禮之嫌所謂孝子不匱顧如是與

小王子屯大同塞外大同總兵李瑾督役浚濠急役卒王福勝王寶等數十人鼓噪殺瑾巡撫潘倣奏瑾激變宜撫總制劉源清懲胡瓚事請討之遣裨將入城索賊賊復夜噪殺千戶張欽出前恭將黃鎮指揮馬昇楊麟于獄奉爲帥與官軍迎戰源清等亦晝夜攻圍賊潛出塞誘小王子入寇源清請增兵置帥禦寇而已得專事攻城不許源清遂謝病帝怒黜之以張瓚代瓚至下令無攻城諭用兵非朝廷意馬昇楊麟始擒斬首惡黃鎮等以獻瓚入勞諸將撫定之

續鑑釋義

卷二十一 世宗中

三

臣按天下何以治治于綱紀之立也天下何以亂亂于綱紀之亡也綱紀何以立君臣上下分誼秩然有越志者明大義以正之而天下以肅莫敢不出于正故治也綱紀何以亡名分不立而天下囂然已開亂源怛怯者又因循調護釀大亂于後故亂也源清尙知大體者也而黜之養以姑息尙有瘳乎幸馬昇楊麟稍申大義不使首惡漏網然而漏網者已多矣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胡弗之思

十四年正月莊肅皇后夏氏崩禮臣上喪儀帝曰叔嫂無服且兩宮在上朕當服青臣民如母后服夏言奏羣臣不敢以素服見上請暫罷朝恭許之已而議謚張孚敬曰大

行皇后上嫂也與累朝皇后異宜用二字或四字言與李時等以莊肅配武宗請遵累朝舊制帝不悅因用六字曰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後悟孚敬言非是改諭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

臣按帝爲武宗子而曰叔嫂無服幾若不知爲武宗后也者爲之臣者曰大行皇后上嫂也亦若忘其爲武宗后而帝之爲武宗臣子也者名不正言不順一何至此且帝曾爲武宗服二十七日固已行子爲父之服矣于夏后則曰叔嫂無服獨何也乃羣臣仍令如母后服考儀禮凡臣從君服例降一等母后之服臣從君者也君不制服而臣服斬從之義安在豈臣有母后帝可不

續鑑釋義

卷二十一 世宗中

四

知有母后乎笑以示萬世故言不可不慎

十六年正月詔右都御史毛伯溫討安南初安南陳昌詭稱前王陳氏後殺國王黎淵而自立囑臣莫登庸起兵討昌立囑兒子諱爲王登庸握兵柄恃功驕恣旋遂諱立其庶弟慮已復殺慮而篡其位不通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諱子寧遣使告難乞興師夏言等列登庸罪狀請剋期徂征詔起伯溫于家命叅軍務以都督僉事江桓牛桓督軍討之兵部侍郎潘珍言安南不足置郡縣其叛服無與中國用兵非計廣東巡按御史余光亦言莫之篡黎猶黎之篡陳不足深較但當罪其不庭責以稱臣修貢不必遽征以疲中國帝怒褫珍職奪光休會雲南巡撫汪文盛

招納黎氏舊臣得其進兵地圖上之遂命伯溫進師

臣按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凡馮弱犯寡及賊殺其親放弑其君俱在九伐之例然第行于伯叔甥舅同患相恤之國非疲中國赤子于荒遠之域以耀武也安南雖舊列版圖自宣德間棄之邇復二十餘年不通朝貢彼自相屠滅已非一姓帝以黎寧告而遽欲興師未免勤于遠畧珍與光之言未爲不是後伯溫招集官兵馳檄諭之登虜父子納款卽請于朝至嘉靖二十年投登庸爲安南都統使三歲一貢不過如光言責以稱臣修貢而已伯溫亦得其大體

十七年六月詔議明堂大饗禮初獻皇帝廟止修時祀至

讀鑑釋義

卷二十一

世宗中

五

是前楊州府同知豐坊請建明堂尊獻皇帝廟號爲宗以配上帝嚴嵩言傳稱萬物成形于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至親親也至宋儒論則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則宜配文皇以親則宜配獻皇且未有稱宗而不祔太廟者帝示寡言言不敢議帝曰皇考稱宗豈爲過情嵩于是曲順帝旨以爲嚴父配天允合周道戶部侍郎唐胄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于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帝至周成王之世未聞有嚴父配天之祭穆于武王也臣謂明堂宜奉太宗配疏入帝大怒下詔獄黜爲民九月尊獻皇帝廟號睿宗帝諭禮臣曰獻皇帝躬儻大德延及朕身宜享宗稱於是尊獻皇帝爲睿宗嚴嵩復言古者父子異

昭穆兄弟同世次故殷有四世而同一廟宋太祖太宗同居昭前事可據睿宗孝宗當同一廟奏上羣臣無敢異議遂奉獻皇帝祔太廟廟號睿宗復配享上帝于元極殿

臣按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斯時帝已臨御十餘年推崇所生未嘗計及祔廟配天也此皆逢君者爲之也然逢君者祇以自求寵利耳豐坊與嚴嵩之意同也乃嵩以此受寵坊不得進擢快怏以死則有得有不得也同出于逢君而有得有不得則逢君者未必得而徒受惡名不逢君者又未必不得小人自爲小人于得失無與也况得不償失若坊嵩又何利焉十九年八月殺太僕楊最時方士段朝用以所煉白金製

讀鑑釋義

卷二十一 世宗中

六

器因郭勛以進帝召與語大悅朝用言帝居深宮無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帝卽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少假一二年乃親政舉朝愕不敢言最抗疏諫曰陛下欲服食求仙夫神仙乃山栖者所爲豈有高居紫闥袞衣玉食而能白日翬舉者臣雖至愚不敢奉詔帝怒立下詔獄杖殺之監國議亦罷明年郭勛以罪瘐死朝用亦伏誅臣按黃白之術少有識者無不知其妄自古未有帝王餌丹而上昇者惟餌丹而促壽者指不勝屈最之言可謂明白切至帝因以罷監國之議是用其言矣乃竟杖殺之何也夫人未有不愛其名知煉丹之術非帝王盛節陰爲之而陽欲諱之有言之者以爲暴已之短所以

恐而殺之也不知煉丹非美名也罷煉丹則美名也因受直言而罷又一美名也不此之務既已爲之又欲諱之是爲之一爽德也諱之又一爽德也因而殺諫臣益增一惡名愈失愈遠矣人主欲全名各亦慎于起念之始而已書曰無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此之謂也

二十年二月下監察御史楊爵于獄時帝經年不視朝日事齋醮工作煩興歲頻旱元日微雪夏言嚴嵩作頌稱賀爵撫膺太息上疏言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體無不受患猶且奔競成風賄賂公行遇災不懼非瑞稱賀邪佞日親諍臣日遠此大憂也歷陳諸弊詞俱切直帝震怒立下詔獄榜掠血肉狼籍死一夕復甦王事周天佐讀鑑釋義

卷二十一 世宗中

七

御史浦鏐疏救先後死獄中自是無敢言者

臣按書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國有常刑蓋責善于君謂之恭不諫則不恭故常刑及之今爵以恭而得刑矣至天佐與鏐得禍尤烈儻諸苦毒先爵而死帝豈不以人臣黨援尤大惡之故致死之速與豈知天佐與爵素昧平生入獄時爵第隔扉相訊而已鏐與爵亦非舊識因爵籍富平鏐巡撫陝西行部所至聞爵慙誠孚鄉里孝友式風俗遂上疏乞矜耳帝怒逮至獄拷掠備至首錮以鐵爵迎哭之鏐息垂絕徐張目曰吾職也子無然是二人原非黨援也人主聽言審之以理而已所言者非雖非素識亦以濟惡所言者是即其

素識亦見協恭書曰言以道接不惟道之求惟以先入之見主之有不舛謬者哉

二十一年七月郭勛害夏言罷禮部尙書嚴嵩亦心妬言言與嵩扈蹕謁顯陵畢嵩再請表賀言乞俟還京帝不懌嵩知帝指固以請帝乃曰禮樂自天子出可也合表賀及幸大峪言進居守勅稍遲帝怒令致仕居數日怒解復召還帝製香葉冠五賜言等言以非人臣法服不奉詔嵩因召對冠之籠以輕紗帝見而悅之嵩因傾言振暴其短會日食既帝手詔落言職以嵩爲大學士嵩無他才畧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已短嵩以故得因言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誅斥者不可勝計

讀鑑釋義

卷二十一 世宗中

八

臣按禮玉藻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又曰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于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是君賜衣服必服詣君所拜謝不得同于大夫之賜士可勿服以拜也又內則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夫服而待謂俟尊者察其不欲而改命也子臣一也言以爲非法服不奉詔誤矣天人臣事君其上關君德下關國政民生不卽奉詔執以入奏此獻替之義也若服御之微出于上賜卽以爲非法服而服以拜賜拜後珍藏于家可也不服以拜非禮也言誠過矣若嵩每召對必用之籠以輕紗上借以固君寵下借以傾相權嵩之心計豈不狡甚真德秀曰辭氣

柔佞伺候人主之意于眉目顏色之間者必小人也帝不之察以是悅之因以下相何怪釀數十年之禍階也哉

二十二年六月吏部奉詔裁革冗員奏言各衙門官原係額設及隨事添設各有職掌者俱應存留其添設官獨戶工二部欽天監太醫院爲多但今疆陲多事廟工頗興戶工二部難遽裁革欽天監太醫院當咨行禮部考選去留南京併在外應裁官員行南京吏部及各省撫按會議具奏詔從之已而吏部查戶工二部太常太僕鴻臚寺尙寶寺中書科順天府上林苑各添注官員名數疏以進帝曰各官既有添注每遇實缺何乃不行填補自今內外官遇讀鑑釋義

卷二十一 世宗中

九

有實缺即以添注者補之違者卽時糾舉

臣按大學言生財大道曰食之者寡呂氏以爲朝無佻位則裁冗員亦平天下生財之道也然裁之有其本焉在人主之清心寡欲而已唐太宗初年與房元齡等議省官元齡等議置文武總六百四十員可謂省矣不數年額外之置多于正員十倍墨勅斜封數逾千百貞觀之善政隆矣說者謂省官有四善而其要有二曰易于選擇上不至于失人俸祿易供下不憂于厚歛權任專一無遺事苟免之患員數不多無紛更生事之憂所謂四善也至其要則一曰息奔競一曰裁嬖倖蓋奔競風盛則員多而缺少嬖倖門多則私恩無從施不得不溢

此必然之勢也然欲去二者之弊非人至清心寡欲則又不能何者人主之心一有所嚮則官必增好珍竒玩貨則尚寶司之員增矣好營建土木則戶工二部之員增矣好神仙方技丹鼎之屬則禮部太常鴻臚太醫院之員增矣好犬馬遊獵則上林苑兵部太僕之員增矣帝不揣其本第言裁冗員不過裁實缺者以爲添注官補缺地是始也添注官爲虛名尙不侵實缺之職繼則添注官皆授實缺而實缺更無任事之人治績益墜烏足以澄官方也哉

二十四年九月帝微覺嚴嵩貪橫復召夏言入閣言至直陵嵩出其上凡所批答畧不顧嵩嵩銜刺骨而言以廢棄

讀鑑釋義

卷二十一 世宗中

十

久務張權所譴遂亦不盡當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劾崔元及錦衣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皆造言請死炳長跪乃得解二人與嵩比而構言言不悟

臣按聖人之繫易也于四曰多懼以四近君故懼也又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微彰柔剛無所不知乃所以爲萬夫之望言初以嵩構而被出茲乃疑嵩而召言然言至而嵩仍與共事則帝之聽信不專已于此兆端况嵩陰狠言所稔知虛此危疑之際卽感愛恩遇慷慨任事亦須謹慎小心慎乃不敗乃不爲多懼而務爲張權陵以盛氣自非巽以行權之道且使都督請死于私第長跪乃免居然威福自爲書曰臣之有

作福作威其害于而家凶干而國言不學無術其被擡
也能盡辭咎哉

二十七年正月夏言罷初帝數使內監詰言所言負氣岸
奴視之及詰嚴嵩必延坐親納金錢袖中以故曰譽焉
而毀言言故慷慨以經濟自許會曾銑議復河套力主之
銑鳩兵繕塞輒破敵帝令言擬旨優獎之銑益銳志出師
帝忽降旨詰責詞甚厲高力言河套不可復語侵言言大
懼謝罪且云嵩初未嘗異議今胡乃盡委于臣帝已入嵩
譖怒不可解令言致仕三月兵部侍郎萬鎮等劾銑罔上
貪功擅開邊釁遽下獄出兵部尚書王以旂代之初仇鸞
鎮甘肅以貪贖爲銑所劾遂逮繫嚴嵩雅親鸞至是代鸞
讀鑑釋義

卷二十一 世宗中

十一

章奏誣夏言納銑金法司坐銑交結近侍律斬西市妻子
流二千里並逮言下吏出鸞于獄言抵通州聞銑所坐大
驚墮車曰噫吾死矣上疏訟冤言鸞方在繫嚴嵩與崔元
輩詐爲鸞疏以傾臣帝不省獄成論死會俺答寇居庸嵩
謂夏言等收河套故報復至此遂殺言妻蘇氏流廣西從
子主事克承從孫尙寶承朝慶皆削籍

臣按銑之死爲言死也言之死爲嵩之固位也然嵩構
得行則以香葉冠之嫌得以激帝怒也香葉冠之嫌嵩
釀成之也夫嵩自固寵利遂相傾陷顛倒功罪墜廢邊
防曾不之恤小人競利類然惟帝素以英察自任而愛
憎喜怒事事爲人使而不悟何也聖人喜怒在物而不

在已眾人喜怒在已而不在物惟其在物故鑑空衡平而已不與惟其在已聽者乃得乘其間以激之而喜怒遂爲人用此帝之所以受欺于嵩也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又曰自用則小顧不信然

二十八年七月倭寇浙東舊制浙江設市舶提舉司海舶至則平其直制馭之權在官及嘉靖初廢提舉不設濱海奸人遂操其利或闖出中國財物與番互市初猶商王之及嚴通番禁遂移之貴官世家頗抑勒其直倭大怒恨時糾黨入掠巡撫朱統急捕賊通倭者不俟命輒斬又數上疏顯言大姓奸狀以故閩浙人皆惡之御史陳九德劾統擅殺統仰藥死亂益甚時海上承平日久人不知兵聞倭讀鑑釋義

卷二十一 世宗中

十二

至竄走一空自是終嘉靖世無寧日

臣按海盜之患與吏治相爲消長者也漢渤海盜起拜龔遂爲太守遂曰海濱遐遠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兵于潢池中耳此不易之論也遂至而盜解明自洪武初吏治肅清民樂其業間有海寇惟方國珍餘黨煽惑濱海第撫輯居民島嶼寧謐百餘年至嘉靖時倭寇之劇雖世家抑勒生端而不盡于此也是時上下欺蒙賄賂公行民無以生于是內地居人逃竄入海要結倭匪肆行劫奪往往往倭一而內地之民九治者未探其原所以愈劇朱統不捕寇而專捕通寇者已得其要倘久于其任則流寇自少更澄吏治以安撫

之則寇散而海疆莫紓不安位而海氛益擾矣書曰本固邦寧此之謂也

二十九年八月俺答犯京師是年夏俺答犯大同總兵張達林椿戰死敵引去傳箭諸部大舉至是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別遣精騎自間道潰墻入長驅至通州營白河東分兵四掠時王忬以僉都御史守通州夜總使走京師請援京師始震急集諸營兵城守僅老弱四五萬人索武庫甲仗庫奄勒賄不時發久之不能軍帝大驚遣都御史王儀以三千騎援通州又命都御史商大節募民間材勇合四萬餘分置陣間時寇已薄都城矣大同總兵仇鸞巡撫保定都御史楊守謙各率兵至詔以鸞爲大將軍節制

續鑑釋義

卷二十一 世宗中

十三

諸路兵馬守謙爲兵部侍郎提督軍務制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越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帝趣戰甚急兵部尙書丁汝夔以咨嚴嵩嵩曰塞上敗可掩輦下敗不可掩寇飽自颺去耳鸞等皆不敢戰寇焚掠三日始引去將出白羊口仇鸞尾之寇佯東返鸞兵潰死傷千餘人寇乃整輜重徐出古北口出塞諸將收斬遺屍得八十餘級以捷聞帝優詔慰鸞加太保賜金幣汝夔守謙乘市儀劄籍

臣接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汝夔守謙職大司

馬先事不能預防至寇薄城下人不能軍惟坐視其飽而颺去以此獲罪亦復何辭况帝屢趣戰乃以嵩輦下

敗不可掩之言遂阿其意而不進兵是何心也夫汝夔等豈不以爲制其命者嵩也不容嵩而行稍有挫衄坐以輕進失律不免于死所以阿嵩以圖苟免不知阿嵩仍不免于死進退失據貽譏後世其得失何如也君子一日居乎其位則一日思盡其職不得其職則去或不獲去惟有恪共其職死生以之成敗利鈍聽之于天利害禍福信之于命是則君子之所守而已

謫中允趙貞吉先一年敵犯宣府滴水崖把總江瀚指揮董賜戰死全軍覆沒犯承寧大同總兵周尙文力戰敗之斬其魁未幾卒嚴嵩格卹與不予給事中沈束以爲言嵩激帝怒銅之詔獄至是俺答薄都城以謾書求貢詔百官

續鑑釋義

卷二十一 世宗中

十四

集議貞吉抗言不可許且請錄周尙文功以勵邊帥出沈束于獄以開言路遣官諭諸將力戰退敵帝聞而壯之立擢左諭德兼監察御史令齎金五萬犒軍嵩心惡之會撰勅不令督戰以輕其權且不予一卒護行時寇騎充斥貞吉騎入諸將營散金犒士明日卽復命帝怒謂貞吉漫無區畫徒爲周尙文沈束遊說下獄廷杖謫務浦典史

臣按人主疑忌之心最足僨事唐德宗初年以果銳自

任史稱其明似剛不畏似勇惟多疑忌而用私智卒爲小人所乘以致于敗帝當百官廷議獨壯力戰退敵之言亦似剛決乃疑忌心勝當貞吉言尙文沈束之時已中于所猜故嵩得售其術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

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疑忌之爲害類然

讀鑑釋義

卷二十一

世宗中

十五

世宗下

嘉靖三十年正月廷議俺答求貢事毛起請姑許之邀令出塞而後拒之錦衣衛經歷沈鍊時在衆中大言起矢策吏部尙書夏邦謨目之曰此何小吏而言若是鍊曰大臣縈弗言故小吏言之奚怪也已而上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合勤王師十餘萬擊其惰歸可大得志帝不省至是劾嚴嵩贖賄及邦謨諂諛狀請均斥罷帝怒撻之數十謫佃保安

臣按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鍊應知之第際此危急存亡之秋大臣沓沓不得已言之比尋常越職言事者

續鑑釋義

卷二十二 世宗下

一

異矣至於劾嵩及邦謨蓋以嵩有寇飽自飈之言誰復敢出死力爲國宣勞者卽欲宣勞功未立而罪已及之斯時人畏嵩等甚於畏賊嵩等不罷斥則戰功不成亦探源之論也安得以過激少之

三月開馬市於大同宣府仇鸞畏寇甚密遣人結俺答義子脫脫使貢馬互市俺答利貨幣投譯書於宣大總督蘇祐祐以聞鸞與嚴嵩贊成之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言互市和親別名也俺答蹂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不能報而反與市失威重長寇仇甚矣今說者曰吾外假馬市羈縻之而內得自修武備夫海內豪傑爭磨礪待試不及時激發其氣而和以自弛將愈隳豪傑効用之心何備之能修

俺答往歲深入乘我無備故也備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國有人乎互市既開彼或負約不至或謀伏兵突入或以下馬索上值將何以拒之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以後帛將不繼且彼安肯予我善馬我歲糜數十萬而無所償于虜一不如意彼且敗盟凡此釁端百出其害易見蓋有為陛下主其事者故廷臣莫敢言惟陛下獨斷疏入立下詔獄貶狄道典史

臣按馬市之開繼盛言之可謂詳盡後悉如左券蓋明初設茶馬司行於盛時尚有流弊况斯時俺答兵臨城下要以求貢其貪利貨幣之意已可概見為互市以徇其欲欲可饜乎帝初惑於小人之言迫覽奏未必不知

續鑑釋義

卷二十一 世宗下

二

其然而意在護短狄道之行不能貸也然至次年八月而馬市罷矣夫必待索厚值不予而諱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朝市暮寇并羸馬掠去始悔而罷之何如早不護短之為愈也易之益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象曰其道大光是亦不占而已矣

三十一年八月諸邊日苦侵暴帝命鸞逐寇大同鸞不得已出鎮川堡遇伏敗還至是病疽徐階密奏發鸞罪兵部尚書趙錦亦言鸞病不能軍萬一寇衆長驅臨憂不小帝命罷鸞以侍郎蔣應奎暫掌戎政鸞大恚恨疽益劇遂死始鸞與嵩約為父子已而相惡嵩密疏毀鸞鸞亦陳嵩世蕃貪橫狀嵩因結錦衣都督陸炳共圖鸞鸞死炳盡發其

納斯通虜狀帝大怒下詔暴鸞罪追戮之傳首九邊

臣按自古小人聚散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嵩之與夏言爲仇也則援鸞炳爲已助言旣去則互相攻擊而負者先敗焉其究也勝者亦未嘗不敗易豫之六三曰盱豫悔遲有悔夫六三以陰邪居陽位據下卦之極高近九四之大臣盱視其上之豫位已偏而進不厭如上官榮幸於霍氏而圖霍氏呂惠卿附於王安石而傾安石卒歸於敗此盱豫所以有悔也仇鸞之謂也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象曰自我致戎又誰咎也蓋六三以陰柔險詐而位大臣之上以市井負販而乘公卿之器是已以盜而得盜亦將盜其得非盜能盜

續鑑釋義

卷二十二 世宗下

三

小人之有也小人實教盜以盜已之有也其致戎又誰咎哉嵩之謂也故同歸於敗也

三十四年二月遣趙文華督視海防文華諂事嚴嵩結爲父子自通政使進工部侍郎東南倭患棘文華言七事首請遣官望祭海神帝用嵩言卽命文華往兼督察軍情文華恃寵恣睢百司震懼公私賂賂填集江南爲之困弊又牽制兵機顛倒功罪雖徵兵滿天下而倭勢愈熾是時總督尙書張經方徵四方及狼土兵議大舉經自以位在文華上獨心輕之文華不悅與巡按御史胡宗憲比屢趣經進兵經恐洩師期不以告文華怒劾經養寇失機疏方上經大破倭於王江涇文華攘其功謂已與巡按胡宗憲督

師所致嚴嵩復從中構之遂逮經下獄經疏言臣任總督
半載前後俘斬五千乞賜原宥不納天下寃之

臣按陸贄曰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爲心而不私其
心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
之志盡天下之情文華顛倒功罪帝或未察至經自疏
俘斬五千何難覈實帝惟嵩言是聽而不之納是私其
耳目並私其心矣何以通天下之志而盡天下之情哉
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功罪之際私其耳目并私其
心何以示天下

十月殺總督張經巡撫李天寵及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前
帝罷馬市乃思繼盛言自典史四遷復爲員外郎繼盛甫

續鑑釋義

卷二十二 世宗下

四

抵任卽上疏劾嚴嵩畧曰祖宗罷丞相設閣臣備顧問視
制草而已嚴嵩儼然以丞相自居竊弄威柄黜陟由已百
官奔走請命直房如市令其子世蕃票擬京師有大丞相
小丞相之謠嚴劾忠嚴鴿乳臭子耳未嘗一涉行伍皆冒
軍功官錦衣以故兩廣將帥躡宰府部逆鸞下獄賄世蕃
三千金嵩卽薦爲大將北虜深入戒丁汝夔勿戰生靈塗
炭畿輔爲墟郎中徐學詩給事中厲汝進等一與抵牾立
加斥謫文武遷擢苞苴肆行將弁惟賄嵩不得不賸削士
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培克百姓守法度者爲迂拙工附
離者爲才能風俗澆訛廉耻澌滅嵩罪如此而其奸又足
以濟之厚賄左右得備聞宮中言動用趙文華掌通政使

疏至必先閱副封畏厥衛緝訪卽與結姻懼言官彈劾非
私人不得預臺諫部寺中有才望者悉羅致門下內外聯
絡根柢蟠互諸臣忍負國不敢忤嵩惟陛下察其奸邪或
召問裕景二王或詢諸閣臣輕則罷免重則置憲內賊旣
去外賊不戰而自戢矣疏入嵩摘召問二王語密構於帝
下繼盛詔獄備極慘酷論死繫三載會張經李天寵坐大
辟嵩揣帝意必殺二人因附繼盛名並奏繼盛妻張氏上
書請代夫死詞極哀痛嵩屏不上遂斬西市

臣按繼盛逮繫三年帝不卽殺之帝之不欲殺之可知
也而張經李天寵之獄實爲寃獄其於繼盛無涉也西
市之戮嵩乘帝於所忽而中之也易剝之初六曰剝牀

讀鑑釋義

卷二十二 世宗下

五

以足六二曰剝牀以辨六四曰剝床以膚至上九則曰
小人剝廬矣蓋羣小剝正道以覆邦家如剝床焉自足
及幹及膚猶不已也必剝其室廬將以傾大厦也爲國
者聽其自爲而不少悟何與幸不數年而文華嵩相繼
罷雖未明正其罪亦天之未欲遽殄明祚也不然國尙
有瘳乎

三十六年九月殺前錦衣衛經歷沈鍊初鍊至保安未有
館舍賈人某詢知其得罪故空家舍授之里長老亦日致
薪米遣子弟就學鍊語以忠義大喜塞外人素憚
直又稔知嵩惡爭詈嵩以快鍊且縛草爲人象李林甫秦
檜及嵩醉則聚子弟攢射之或踔騎居庸關口南向戟手

詈嵩痛哭而歸語稍稍聞京師嵩大恨路楷巡按宣府世蕃屬與總督楊順合圖之兩人日夜謀中鍊會蔚州獲妖人閻浩詞所連甚衆順喜謂楷曰是足以報嚴公子矣胤鍊名其中上之遂斬宣府市戍子襄極邊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待銓五品順曰嚴公薄我實意豈未愜乎併取鍊子襄褒杖殺之

臣按君子立身有因時而異用者不可不深長思也方俺答求貢大臣婪賄誤國鍊之慷慨流涕因上十大罪疏雖因是獲罪君子嘉其志謂其入告之忱不容已也既謫保安卽宜閉戶靜守上不言朝政缺失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不獨尊國體亦保身之哲也迨塞外人詈嵩讀鑑釋義

卷二十二 世宗下

六

以快鍊尤宜亟止之况鍊曾語以忠義大節此亦忠義之則也計不出此以致賈禍識者惜之孔子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又曰邦無道危行言遜叅求而用之各當則得之矣

三十九年正月黜懋卿以嚴嵩力總理兩浙兩淮長蘆河東四運司鹽政驟增鹽課四十餘萬所至市權納賄勢焰薰灼其按部常與妻偕行製五絲輿令十二女子昇之道路傾駭汙安知縣海瑞供帳簡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慈谿知縣霍與瑕亦清鯁不屈懋卿嗾巡鹽御史袁淳劾之俱削籍及嵩敗懋卿以賊戍邊

臣按自古貪與後因惟後故貪也貪又與媚因惟媚故

貪也事固相須以濟者也懋卿媚嵩得以一人總四運
司由是製五絲輿以示其侈小人行徑類然蓋君子以
義爲大路所樂惟義故以義始者以義終也小人以利
爲窟宅所樂惟利故以利生者亦以利死也海瑞與瑕
之削黜以義始以義終也懋卿繼嵩敗而遣戍以利生
亦以利死也小人榮華趨競於其中特須臾耳故君子
務其大者遠者易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四十年十一月以袁煒爲武英殿大學士先是二月日食
微陰煒言不當救護禮部尙書吳山不從得譴去遂以煒
代山及七月又日食欽天監正食止一分五抄例免救護
煒乃阿帝意上言陛下以父事天以兄事日是以太陽晶
續鑑釋義

卷二十二 世宗下

七

明氣侵銷燦食止一分與不食等臣等不勝欣忭未幾遂
進尙書入閣煒本以青詞進與李春芳嚴訥郭樸並號青
詞宰相

臣按惟天愛君惟聖畏天天之於君厭之者則驕之以
嘉祥愛之者則警之以災異故災異亦天之所以愛人
君也惟恐懼修省則所以承天之愛矣不知修省而反
事欣慶則適所以啟天之厭矣故聖人以已占天不以
天占人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未有不以日食爲凶者有謂日食有內外道之分月行
內道在黃道之北每驗若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多不
驗然卽不驗已不得謂之吉况微陰不見及食止一分

其爲陰勝陽揜之災一也且一歲兩食所謂四國無政不用其良者不其然與乃不以爲惕而以爲忻獻諛貢媚以天命爲不足畏小人逢君如是由此進尙書入閣上下相蒙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

四十一年五月帝居西苑大臣希得進見惟嵩獨承顧問御札一日或數下雖同列不獲聞以故嵩得逞志遍引私人居要地帝亦寢厭之而漸親徐階會階所厚吳時來張翀董傳策各疏論嵩帝雖絀言者然心不能無動初帝所下手詔語多不可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語無不中及嵩妻死世蕃居喪不得入直所代票擬嵩每遣人持問世蕃值其方縱淫樂不以時答嵩自爲之往往失措所進青詞

讀鑑釋義

卷二十二 世宗下

八

又多假他人手不能工以此積失帝歡會萬壽宮災嵩請徙南城離宮南城英宗爲太上皇時所居也帝不悅而階營萬壽宮甚稱旨帝眷益稜未幾入方士藍道行言欲逐嵩御史鄒應龍避雨內侍家偵知之因抗疏極論嵩父子不法遂罷嵩下世蕃及其客羅龍文於獄擢應龍通政司叅議侍郎魏謙吉等數十人皆坐奸黨黜謫有差嵩歸後六年寄食墓舍以死

臣按奸佞之進自古如出一轍蔡京奪職居杭童貫詣

三吳訪書畫京厚結之道錄徐知常常以符水出入元符后殿京更夤緣結之交爲之地而徽宗始相京矣嵩之未相內侍悉有金錢之納爲之延譽方士陶仲文稱

其孤立盡慮而帝寵益專權奸之苟圖寵利計每出此然當其未敗也合朝臣攻之不能去迨後一方士藍道行凡語是以動之內侍偵知而應龍疏論遂斥之是其進以宦官方士其敗亦以宦官方士安見狡兔三窟之足以自固也哉易否之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至上九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可以鑒矣

八月大內災宦官有密收龍涎香者帝索之急戶部尙書高耀從禁中購得八兩用聖壽建醮日獻之大稱旨賜銀幣加太子少保耀初賄世蕃躡戶部尙書以貪穢著及世蕃敗知不爲公論所容乃要結爲固位計

臣按書曰三公不必備惟其人慎之也宮保古三孤之續鑑釋義

卷二十二 世宗下

九

亞也以數兩龍涎得之名器不足重矣禮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蓋天子爲天守名器者也慎名器則名器重若濫及淫人其得之者人羞與之伍而名器何以重焉是時宰相以青詞進公孤之職又以進香得是令天下輕名器天下輕名器亂之源也

四十四年三月嚴世蕃伏誅初世蕃論戍雷州未至而返益大治園亭乘軒衣蟒勢焰不少袁袁州推官郭諫臣與巡按御史林潤謀盡發其罪且及寃殺楊繼盛沈鍊狀世蕃喜謂其黨曰無恐獄且解刑部尙書黃光昇等以獄詞白徐階階曰諸公欲生之乎夫楊沈之獄嵩皆巧取上旨今顯及之是彰上過也必如是諸君且不測嚴公子驕款

段出都門矣爲手削其草獨按羅文龍與汪直交通賄世蕃求官世蕃用日者言南昌倉地有王氣取以治第制擬王者又結宗人典榷陰伺非常多聚亡命南通倭北逼虜共相響應卽日令光昇等疾書奏之世蕃聞訛曰死矣遂棄市籍其家珍異充斥踰於天府

臣按司馬光曰觀人之法才德兼者上也有德而無才者次之若有才而無德則才適足以濟惡而患生於國家矣世蕃之才蓋足以濟惡者也孟子曰其爲人也小有才而未聞君子之大道則足以殺其軀世蕃之謂也嵩之惡皆世蕃濟之世蕃之誅其所自取然朝廷用人敗而誅之國家已受其害與其用輕剝敏給之小人孰續鑑釋義

卷二十二 世宗下

十

若用敦篤淳謹之人哉光之言可以思矣

四十五年二月戶部主事海瑞上言陛下卽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分辨天下欣然望治未久而妄念牽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元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捐納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嫌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於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爲何如乎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餉桃天藥同詞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爲陛下言者諛之甚也自古聖賢垂

訓六聞有所謂長生之說陛下師事陶仲文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誠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六諸臣講求天下利病洗數十年之積誤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耻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趣執之無使遁宦官黃錦在側曰聞此人上疏時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童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爲感動太息留中數月會帝有煩悶疾逮繫論死穆宗卽位乃釋之

臣按嘉靖年間自楊最楊爵得罪死無人敢言齋醮事
朝臣競爲青詞干進督撫大吏惟爭上符瑞以媚上意

讀鑑釋義

卷二十二 世宗下

十一

瑞獨剴切言之而不至於死何也夫秦始皇遷太后於別宮置鼎鑊庭下曰諫者必死烹者已二十七人茅焦進諫解衣請烹不爲懼卒能回秦主意非始皇之暗於前而智於後也亦非焦之智獨勝二十七人也解衣請烹動之以誠也瑞之諫自分必死卒能使帝感動太息非帝之復於前而悔於後也亦非瑞之智出於最爵諸人上也市棺訣妻子出於誠也司馬光曰事君者事之以誠而已矣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十二月帝崩徐階草遺詔召用建言得罪諸臣死者卹錄方士付法司論罪一切齋醮工作及政令不便者悉罷之詔下朝野號慟感激時高拱郭僕以階不與共謀不樂樸

曰徐公謗先帝可斬也兩人遂與階有隙

臣按天下所賴於相臣者恩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惟虚心以濟天下之務私意不與焉乃能以持天下之平也况當國家大故之時乎徐階擬遺詔實中時弊卽未虛已商確意亦無他高拱郭樸以私意傾之是句心也無論拱與樸俱起由階薦國家大事祇以私意相傾何賴此相臣爲夫蕭何秦之刀筆吏曹參武夫也稍有隙參聞何薨卽告舍人趣治行曰吾將入相使者至果召參參爲相遵何法令海宇乂安君子以是奚何之能忘嫌薦賢參之能克已守法尙有大臣風焉若拱樸可以愧矣

讀鑑釋義

卷二十一 世宗下

十一

